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三卷

○宮闈 【修女戒】洪武元年三月朔，命翰林儒臣修女戒，調學士朱升等曰：「后妃雖母儀天下，然不可使預政事，至於嬪嬙之屬，不過備職事侍巾櫛，若寵之太過，以驕恣犯分，觀歷代宮闈，政由內出，鮮有不為禍亂者。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為法者，便子孫知所持守。」上之立法，直追三代，故列聖以來，不第后妃專司陰教，即以英廟及今上沖聖御宇，長樂居尊，唯保護皇躬，未曾預聞一政，貽謀遠矣。使宋祖以此示戒，則元祐時宣仁后之謗，何自而興。

【母后聖制】本朝仁孝皇后著《內訓》，又有《女誡》，至章聖皇太后，又有《女訓》，今俱刻之內府，頒在於宮內。今上聖母慈聖皇太后所撰述《女鑒》一書，尤為詳明典要，主上親灑宸翰序之，真宮闈中盛事也。然慈聖聖制又不止此。今文華殿後殿所懸匾凡十二字，每行二字，共分六行，其文曰：「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」乃慈聖御筆，臣下但見龍翔鳳翥，結構波磔之妙，以為今上御書，而實非也。古來唯宣仁皇后善飛白大書，然不過一二字，豈如慈聖備得八法精蘊哉！真天人也。

【國初納妃】高皇帝提一劍芟群雄，於所平諸國妃主無選入侍者，唯偽漢違命最久，上心恨之，曾納其妾，旋即遣出，深以為悔。野史訛傳為曾生潭王梓，復叛誅，不知潭王與齊王博，同為達定妃所生，自坐犯家事自焚，初不叛，亦不受誅也。唯第十四女含山公主，母妃韓氏，系高麗人，考遼簡王母妃亦韓氏，但不知與含山同產否？無所證據，不敢臆斷。公主以洪武十三年生，二十二年下降附馬尹清，永樂間進長公主，洪熙初進大長公主，至天順六年方薨，年八十三，於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，最為壽考。然則高麗貢女，不始於文皇時光祿權永均等諸女也。

天順五年七月，上致書含山大長公主云：「高皇祖所生，唯祖姑享高壽，誠為難得。近者承諭用度有缺，朕心惻然，特遣太監藍忠賚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，白金三百兩，鈔一萬貫，縐紗羅各十疋，生熟絹三十疋，以表親親之義。」按，博鬢唯皇后得用之，國初王妃亦許用，永樂間革之，親藩曾有請而不許，今特以賜含山，蓋異數也。

【天生母不同】高皇帝貴妃孫氏，以洪武七年薨，上以妃無子主喪，命吳王橚認為慈母，治後事，服斬衰三年，一如《孝慈錄》中生母之例。橚後改封周王，高后嫡出也。嘉靖三十四年，肅皇帝第三女寧安公主將下降附馬李和，以母妃先薨，命拜皇貴妃沈氏為慈母，出閣醮戒謝辭諸儀一同生母。及和與公主成婚後，入謁皇貴妃，賜宴宮中，尤多異數。一則無子而子，一則無女而女，孰非聖主異恩哉。至有不幸而反是者，如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，則穆宗生母也，禮官請服三年喪，上不許；又引孫貴妃故事，亦不從，且以應避至尊，不宜重服下論大臣，遂不敢爭，且自穆宗就祿邸後，生不得見，沒不得訣，亦可悲矣。又如孝宗為淑妃紀氏出，自離母腹，即為萬貴妃所妒，妃出居內安樂堂，迨季宗六齡，始得見父皇，而淑妃旋以暴薨報，憲宗亦不敢詰。孝宗龍飛，偏覓母家宗族，幾十年終不可得。兩妃為兩朝聖主所托體，他日雖備享尊崇，祔葬山陵，而所遭屯剝乃爾，天耶？人耶？意者運數宜然，特假手至尊耶？

【列朝貴妃姓氏】內廷嬪御尊稱，至貴妃而極，先朝拜此秩者，歷歷可數。高皇帝朝有貴妃孫氏，諡成穆；文皇帝朝有貴妃張氏諡昭懿；貴妃王氏，諡昭獻；昭皇帝朝有貴妃郭氏，諡恭肅；章皇帝朝則孝恭后亦曾先拜，且特加皇字，旋位中宮，不敢並紀；嗣後則有賢妃何氏贈貴妃，諡端靖，然而不得皇字矣；睿皇帝朝則孝肅后亦曾拜，不敢並紀；純皇帝朝則有皇貴妃萬氏，諡恭肅端順榮靖，為宮妃六字諡之始；而宸妃邵氏進封貴妃，是生興獻帝後稱孝惠后，不敢並紀；肅皇帝朝則有皇貴妃王氏，諡端和恭順溫僖；皇貴妃閔氏諡榮和惠順端僖；皇貴妃沈氏諡莊順安榮貞靜，其諡號皆用憲宗萬妃例也；莊皇帝朝則有皇貴妃李氏，即今慈聖皇太后，不敢並紀；今上則有今東宮母妃及敬妃（追封皇貴妃李氏，諡恭順榮莊端靖）及今翊坤宮鄭氏。蓋列帝十二朝，歷年二百五十而得此號者僅十六位，內二位猶非生拜，然二祖及仁宗朝尚未有皇字，故有冊而無寶。世宗時閩、王兩妃未聞殊寵，特以儲宮之重，驟得峻加，而賢妃柏氏，在憲宗朝曾育悼恭太子，竟不得封，蓋軒龍副貳，不輕授如此。然柏妃至嘉靖六年薨，距生悼恭時已五十九年，雖齋於遇而豐於壽矣。

孝惠邵后封貴妃時，有冊又有寶焉，而不加皇字，意者同封者共十人，不欲太軒輕耶？是不可曉。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子，進封敬妃文氏為貴妃，時去上六十聖誕僅三日耳，然封號內無皇字，故止用金冊無寶，此則近代未有，姑附紀之。

【帝王娶外國女】太祖第二子秦愍王，以洪武四年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為正妃，至二十八年愍王薨，王妃以死殉，遂得合葬，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河王愈女，反屈居其下。同時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狀元為襄陽人任亨泰，其妻本蒙古人，賜國姓朱氏，而亨泰母為烏古論氏，亦色目人也。又文皇帝納高麗所獻女數人，其中一人為賢妃權氏，侍上北征，回師薨於嶧縣，遂槁葬焉，賢妃父拜光祿卿，仍居高麗。是時尚仍元俗，未禁屬國進女口也，此後遂不聞此事矣。後正德間，回回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，大勝中國，因並取色目侯及達官女人內，蓋亦有所本。

古來中國娶虜婦者，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閭氏，為蠕蠕主阿那環長女，文帝至廢元配乙弗後納之，復以悼后妒，賜乙弗死。阿那環次女又為齊神武后，神武每因事跪拜，蓋皆仰其鼻息以為盛衰。及突厥滅蠕蠕，其強盛倍於往時，宇文與高氏爭衡，倚以為援，共求其女，終為周所得，藉以滅齊，則唐詩所云「安危托婦人」者，又不在和親之公主矣。我朝英宗北狩，也先欲進其妹，上堅拒之，迄不能強，聖主英概，處困不撓，奚止雪恥酬百王也。

【高麗女見疑】洪武十三年，高麗愆貢期，上賜詔詰責之，既而彼國遣使周誼來計事，上敕遼東都指揮使司曰：「高麗朝貢違約，朕拘其使，後縱之歸，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，非有謀而何？前元庚申君曾納誼女於宮中，庚申君出奔，內臣得此女以歸。今高麗數遣誼來使，殊有意焉，卿不可不備。敕至，當遣誼來京，別有以處之。」及周誼至京，署本國銜為禮曹判書，上賜以襲衣，遣通事先歸，留誼於京師，仍命邊將，自今入境者皆止於邊，不許入見，雖有貢賦亦不許入獻，蓋終以女在宮為疑。聖王之嚴防女戎如此，又安得褒女、驪姬之禍乎？

【故后無諱曰】太后呂氏，故懿文太子追崇興宗康皇帝之繼配也。太子娶開平王常遇春女為妃，先薨，以太常卿呂本女為繼。建文帝即位，追尊常氏為懿敬孝康皇后，呂為皇太后；及文皇兵入，召后至，告以不得已舉兵之意，后出宮，復故號為太子妃。尋命懿文長子吳王為廣澤王，居漳州；衡王為懷恩王，居建昌，是年俱召還錮之鳳陽高牆。唯少子允熙先封徐王，改封敷惠王，隨母呂太妃居懿文陵園，永樂四年火起於邸中，暴卒，追諡哀簡；蓋以吕后生，不欲顯誅之也，自此吕后遂不知所終。今紀述中有云與建文同日自焚者，妄也。今懿文園近附孝陵，歲時尚能沾祭，常、呂二后想亦並附不廢，然吕后竟無諱日可考，亦無諡號追贈，雖大義滅親，然於文皇為長嫂，於仁宗為伯妣，恩禮缺然，可為歎息。今志士仁人徒致意於建文尊號，屢形章奏，尚未循其本也。嘉靖間孝宗張后崩，追諡孝康，與懿文后號同，此大臣不討論之過，時貴溪首揆，分宜掌禮部。

【母后在位久】本朝母后，如仁宗誠孝后張氏，以中宮擁立宣、英兩朝，進稱皇太后、太皇太后，而在位止十八年。宣宗孝恭后孫氏稍久，正位中宮及太后三十一年。英宗之孝肅周后稱太后、太皇太后共四十一年，為更久。然在成化初，以憲宗生母從貴妃崇進者，唯憲宗之考貞王后，以中宮擁立孝、武兩朝，稱太后、太皇太后共五十五年，最尊且壽，所微恨者，聖主非所出耳。至若孝宗之孝康張后，專寵椒宮，古今無匹，且誕育毅皇，爰立肅皇，享天下眷前後亦五十五年，可稱備福。然在正德間已擁虛位，嘉靖間以章聖之故開罪主上，禍延二弟，憂撓憔悴，不復可堪，何如早從敬皇上仙之樂。人有以壽為戚者，帝后且然，況下此者乎？

【宣宗廢后】初，宣宗為皇太孫時，納胡氏為妃，及居東宮，稱皇太子妃，宣宗登極為皇后，至三年十一月，以無子多病，表請閒居，而孝恭孫后代其位。蓋孝恭既誕英宗，甫三月即已正位儲宮矣。胡氏以正統八年薨於別宮，尊為靜慈仙師，又至天順七年，上復下敕所司，追復皇后尊稱，諡曰恭讓順康穆靜慈，加葺金山寢園，但不立陵名，不廟祀祀耳。蓋英宗之達孝如此。其時詔

中有云：「於情於禮，兩皆無憾。」真不誣也。此與天順四年赦出建庶人文圭，同一盛德。

成化四年六月，慈懿皇太后錢后崩，是為孝莊太后，時孝肅周后正位並尊，恐他日不得祔葬裕陵，乃脅上欲別擇地以葬慈懿，賴輔臣彭時、商輅、禮臣姚夔等爭之，始許錢后祔葬，而虛其右以待周后。按，姚夔之疏云：「或曰慈懿無子，宜與恭讓同，此又不然，恭讓在宣宗時已遜位而立孝恭矣，慈懿當時未嘗退處而別立一后，況宣宗晚年悔恨莫及，曰：『此朕幼年事』，蓋可知矣。」蓋其時諂孝肅者，有引胡后以比錢后，故夔有是言。然則聖主舉動為子孫取法，不可不慎如此。

弘治十七年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，即孝肅后也，上召輔臣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賜封，出裕陵圖以示，則英宗隧道，右壙相通，而左為莊錢氏玄宮，相去數丈，中隔不通。輔臣謝不知。上曰：「先生輩如何得知，都是內官做的勾當。」又曰：「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。昨見成化間彭時、姚夔等章奏，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。」健等曰：「英宗遺命錢后合葬，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。」上曰：「遺命奈何違之？」東陽曰：「聞當時尚有別議，委曲至此，非先帝意，今日斷自聖衷，勿憚改作，則天下臣民痛快。」上曰：「欽天監言恐動風水，朕以為不然。」遷對曰：「陰陽拘忌不足信。」上曰：「朕已折之矣。今開壙合葬，非動風水乎？皇掌不通則天地否隔，唯一點誠心為之，料亦無害。」東陽、健等力贊，上曰：「此事不難。」後事竟不行，欽天監既以為歲煞在此，內宮又謂事干英廟陵寢，難以輕動也。以孝廟仁聖，尚不能改已成之誤，當時內臣曲媚孝肅，致英宗在天之靈，終於不安，是時去孝莊祔葬已三十七年矣。此事詳李文正《廟對錄》中，而孝宗《實錄》反不詳，其祔廟事更出孝宗獨斷，文正輩不過將順而已。

【封妃異典】皇貴妃始於宣廟朝，是固然矣，然亦有異者。如高皇帝洪武十七年甲子，冊李氏為皇淑妃，又進封郭氏為皇寧妃，而貴妃反不得皇字，此其異也。至文皇帝嬪御，自貴妃而下凡二十餘人，無一得皇字者。至宣宗孝恭后後，而皇字始專屬貴妃矣。又如後宮姬侍列在魚貫者，一承天眷，次日報名謝恩，內廷即以異禮待之，主上亦命鋪宮以待封拜，列聖前後皆然。唯世宗晚年兩宮奉玄，掖庭體例與大內稍異，兼錮劑劑過多，稍有屬意，間或非時御幸，不能盡行冊拜，於是有「未封妃嬪」之呼。如追封榮妃楊氏，乃以宮人隨上遭火災而得追賚，且諡以恭淑安僖四字，且祔葬於孝潔皇后之側，此殊特之典，又前此未有者。此後殆難盡紀。然承恩恩者，必加封內爵，以是外廷得聞，逮龍馭上賓，其現存未封者，概不得矣。聞之老內侍云：世宗一日誦經，運手擊磬，偶誤槌他處，諸侍女皆俯首不敢仰，唯一幼者失聲大笑，上注目顧之，咸謂命在頃刻矣，經輟後，遂承更衣之寵，即世所稱尚美人是也。從此貴寵震天下，時年僅十三，世宗已將耳順矣。其後冊拜為壽妃，拜後百餘日，而上大漸，說者歸罪壽妃，微似漢成帝之趙昭儀云。壽妃之薨在萬曆三十八年庚戌，宮嬪承恩早而下世晚者，近代少其比。

【帝后祔葬】本朝先帝大行山陵，止一后祔葬，直至英宗元配孝莊錢后崩時，憲宗壓於生母孝肅周后，幾不得祔葬裕陵，大臣力諍之，始虛孝穆肅玄宮以待，而二后並祔自此始矣。憲宗初選吳氏，旋廢，則元配為孝貞后王氏，而孝宗生母為孝穆后紀氏，二后同祔茂陵，蓋循用裕陵新例。至嘉靖入繼，則憲宗貴妃邵氏已稱壽安皇太后，尋崩，初葬金山，后亦遷祔堯陵，於是三后並祔又從此始。世宗元配為孝潔后陳氏，繼曰孝烈后方氏，上以方氏有定爰衛護功，其崩也，梓宮先入永陵玄宮，又特祔仁宗，以孝烈神主人太廟；比穆宗登極，遷孝潔梓宮與孝烈並祔，而上生母為孝恪后杜氏，亦遷祔焉，永陵亦有二后同穴，一如茂陵故事矣。今上孝祀兩宮，他年千秋萬歲，其並祔昭陵不待言，唯太廟配享，列朝以來止一帝一后，嗣聖俱遵行舊禮，不敢更也。

【廢后加禮】本朝廢后，如恭讓胡后，在天順間英宗已復位號矣，唯憲宗吳后立匝月而廢，后以撫育孝宗，稍得加禮。至正德四年薨於別宮，輔臣李東陽等疏稱吳氏雖先朝所斥，而詔止云退居閒住，無廢為庶人之文，宜稍加恩禮。上命如英廟惠妃王氏例，歲時以素羞祭別所，然惠妃得諡端靜安和，而吳竟缺諡號，蓋以追稱室疑也。又后兄瑛為羽林衛指揮使，於弘治間自陳臣職乃先世軍功所遺，不沾外戚恩澤。乞升職改衛，孝宗命升都指揮僉事，改注錦衣衛而已。當昭德貴妃謀螫儲皇，吳氏保護功實多，而酬報之恩止此，於義儉矣。至嘉靖張后之薨，上命一依成化吳氏故事，尋得旨改稱繼后，視吳氏稍優焉。蓋吳之得罪，以譴萬妃；張之得罪，以救張延齡，皆一時微眚，遂干天怒，真不幸也。

【英宗重夫婦】周璟者，先為雲南左布政，居妻喪，未幾即繼一室，為巡撫侍郎鄭辰所指摘，問杖罪，革職閒住矣。至正統五年，緣恩赦詔書自辨，云律所載，但有居父母及夫喪而私嫁娶者杖一百，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，乞命廷議是非，昭示天下。上怒甚，勒回不敘。次年陝西參議載弁任滿候代，以妻喪及女亡輒歸，都御史曹翼劾其奸惰不職，弁乃自陳其故，上曰：「此亦至情可矜，姑賞其罪。」時大婚未舉，已重人倫之始如此。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，少以姿兒幸於上，與同臥起，比自南城返正，益厚遇之，馴至極品，行幸必隨如韓嫣、張放故事。一日以妻亡在告，久未入直，上出至內苑，忽聞鼓樂之聲，問之，知良續婦，又知為陽武侯之妹，上怒曰：「奴薄心腸乃爾！」自此不復召。蓋聖德仁厚，加以中宮錢后同優患者積年，伉儷情更加篤摯，因推及於臣妾，真帝王盛節也。

聞英宗為太上時，錢后至手作女紅，賣以供玉食。今安昌侯錢氏宅在城東，英宗同孝莊后曾兩幸其第，今正寢尚設有御座。錢后為浙江之錢塘人，與孝惠后邵氏同邑。

【英宗敬妃喪禮】英宗敬妃劉氏之薨，距上升遐數月耳，其喪禮皆上手定，恩禮獨厚，輟朝五日，贈惠妃，冊諡貞順懿恭，一切祭葬之體，視文廟昭獻王貴妃有加焉，他妃所不論也。時劉氏雖久承恩，然未有所出，則上鍾情獨至矣。次年正月，上彌留之際召太子及太監牛玉等至御榻前，口諭命太子百日後即成婚，次即及皇后錢氏，他日壽終須合葬，惠妃亦須遷來。蓋亦必欲祔葬山陵也。少頃而上賓天矣，蓋始終眷念劉氏如此。其後成化四年，孝莊太后崩，時孝肅周后恐身後不得同穴，至欲別葬孝莊於他所，賴閣臣彭時等及禮臣姚夔等力諍，且述英宗遺命，當時李賢曾記於閣下，憲宗始婉達孝肅，得並入玄宮，而惠妃之得祔與否，則未詳考。今祀典載裕陵十八妃，一葬綿山，餘皆金山，意者綿山為劉妃乎？

按，太祖孝陵，凡妃嬪四十人，俱身殉從葬，僅二人葬陵之東西，蓋洪武中先歿者。至太宗長陵，則十六妃俱殉矣。英宗獨見，罷免此舉，遂破千古迷謬，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於生前者，聖愚奚啻千里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，康妃杜氏薨逝，禮臣奏循成化紀妃喪禮，蓋杜為穆宗生母，而紀則孝宗所自出，故引用之。上不悅，僅輟朝三日，加二字諡，並無褒贈，益見英宗之厚敬妃至矣。

【景帝廢后】成化十一年十二月，上追復郕戾王仍舊帝號，尋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，且致書於周王等各府，詔告天下，云請之聖母皇太后，亦云出自先帝遺意，不幸上賓，未及舉行，茲奉慈訓，誕告在廷，用成先志，仍令有司修葺陵寢。蓋是年十一月，已立孝宗為皇太子，太赦海內，上意欲追崇郕邸而難於赦書發之，故特下詔以示崇奉，亦首揆商文毅等苦心也。但景帝繼后杭氏，已於天順元年廢死，而王妃汪氏，故景帝元配，正位中宮者四年而后被廢，睿皇復辟，即追復為王妃，現居郕邸，何以不並其位號復之耶？況天順初，廷臣以無罪廢汪后為王文、於謙之罪，見之彈章，今王、於既雪，而母后又不返正，亦事理之未愜者。汪妃至正德元年始薨，乃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云。

【景皇后壽考】本朝母后在位最久者，憲宗孝貞后王氏五十五年。孝宗孝康后張氏亦五十五年。王則皇后稱皇太后，又稱太皇太后；張則皇后稱皇太后，改稱伯母皇太后，初無貶降也。唯景帝汪后以正統十年乙丑冊為郕王妃，十四年景帝即位，立為皇后，景泰三年被廢，天順元年復為郕王妃，至正德元年丙寅始薨。后以丁未年生，春秋恰八十，追崇為貞惠安和景皇后，凡為王妃者二次，為皇后者一次，為庶人者一次，為追贈母后者又一次，凡歷五帝六朝，前後六十二年，升沉興廢更疊為之，終得與景皇同穴，實前古未之聞。

【憲宗廢后】憲宗登極，以天順八年七月廿一日，冊立吳氏為皇后，已詔告天下矣，至本年八月廿二日，復下詔曰：「太監牛玉，偏徇己私，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，於聖母前奏請立為皇后。吳氏言動輕浮，禮度粗率，略無敬慎之意。今廢斥吳氏，退居別宮閒住。」蓋中宮正位甫滿一月耳。又下詔云：「牛玉論罪，本當處決，念先帝時曾效微勞，與吳熹同饒死，押發南京孝陵種菜。」后父都督同知後成登州，子雄隨之。至本年十月十二日，又立王氏為皇后，詔中謂先帝臨御之日，嘗為朕簡賢淑，已定王氏

育於別宮以待期，不意內臣牛玉云云。蓋吳氏之得罪，實由萬妃受撻而讒之，其禍遂不可解，而王氏即孝貞皇后，能委曲下之，故得安於位，在孝宗朝稱皇太后，武宗朝稱太皇太后，加尊號曰慈聖康壽，母儀兩朝，壽過八十，夫豈偶然。廢后吳氏，至成化末年尚在西宮，孝宗為萬貴妃所忌，賴吳氏保護以全。至弘治初，孝宗以吳后撫育恩，命供給俱如后禮，至正德四年正月十六日薨逝。

按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，皇太后聖諭，皇帝婚期在邇，必得賢淑為配，先時已常選擇，尚慮有司遺忽，禮部具榜曉諭京城內外大小官民之家，素有家法、女子年十五至十八者，令其父母送來親閱。時去睿皇升遐才五旬，而遽下此詔，蓋宗祧之計重也。此事在謝文正公弘治元年抗疏之前，當時不以為非，至正德元年八月武宗大婚，納孝靜皇后夏氏，遂已備設六宮，時去先帝升遐亦甫逾年耳，且聖齡止十六歲，少於孝宗三年，則謝已為少傅次揆，正受遺當軸，卻不聞一語救正，豈蹇諤於宮僚而循默於宰輔耶？不可得而知矣。

英宗大婚時年亦止十六。

【孝宗生母】東阿于穀谷峰慎行峰宗伯《筆塵》紀孝宗生母穆皇后紀氏，孕孝宗時，為萬貴妃所妒，潛育西宮，上不及知，一日上見百官奏，咄嗟數憤。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，已三歲，上驚喜，敕百官語狀，召皇子。紀妃泣曰：「兒去我不活矣。」皇子至，遂賀頒詔天下，移居居東朝，後尋賜死，或云自縊。後萬妃曾召皇子食，以有毒辭，妃因忿不能語，以致成疾。此言似是而實不然。按，尹文和直《瑣錄》云：「妃后有娠，萬妃恚而苦之，上令托病處安樂堂，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。既誕皇子，密令內侍謹護。」則憲宗設計潛養他所，初非不知也。又云甲午春，悼恭太子亡後，與彭先生談及，請賜名付玉牒，及冬，乃托太監黃賜達之上，上云：「果有一子在西宮，俟再打聽。」按，孝宗庚寅生，至是已五歲矣，不止三歲也。又云太監張敏結萬妃主宮太監段英，乘間說貴妃。妃驚曰何不令我知。遂具服進賀，厚賜紀氏母子，次日下敕，徙紀居西內永壽宮，禮數一視貴妃。是時內臣乃黃賜等三人之功，懷國成唯奉上帝傳諭內閣耳。而紀後遷西宮亦成禮，未有遽稱不活之語，亦不曾有進毒一事。至次年乙未，孝宗正位東宮，至二十三年春，則孝宗已年十八，萬妃方薨，距立太子時又十三年，安得有忿不能語成疾之說也。獨紀氏有病，萬妃雖請以黃袍賜之，俾得生見，未幾而卒，則此中曖昧致薨，事必有之，所以孝宗登極後，縣丞徐瑛建言，請追報母仇也，唯此說為稍實耳。尹齋齋雖非賢者，然此時正長禁林，親履其事，豈有謬誤。於公起北方，早貴，並本朝紀載不盡寓目，自謂得其說於今上初年老中官，不知宦寺傳言訛外，更甚於齊東，予每聞此輩談朝家故事，十無一實者，最可笑也。

尹錄所云彭先生，蓋彭文憲時也，時甲子年，彭正當國，而尹以讀學掌院，與彭最厚，故得進言。尹所紀未免居功，而情景則不謬云。

商文毅公於成化十一年，因悼恭太子薨，上憂念甚，知西宮有子六歲，乃上疏略曰：「皇子聰明，國本攸繫，重以昭德貴妃撫育，恩逾已出，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，近代所無，但外議皇子生母因病別居，久不得見，人情事體未便，伏望敕令就近居住，皇了仍煩貴妃撫育，庶朝夕便於接見。」按，此疏孝宗之在西宮，商公已頌言於朝，且歸美萬氏以頌寓規，可謂苦心。今《塵史》乃云出自懷恩密奏，想於公並文毅疏未之見耳。

成化五年，柏賢妃生長子，即悼恭也，大臣請告之天下，上不許，蓋慮傷萬妃之心也。至孝宗之生，臣下不敢請命名，無怪其然。先，憲宗大婚時，初選吳氏為中宮，柏氏與王氏為東西二宮，迨吳氏廢退，王氏代為后，止存柏妃一人，為初婚三宮之一，若孝穆本萬妃宮中人，而萬妃又孝肅侍女，先以賜上者，初未有位號，故吳氏得而答之。後以此廢。

萬妃之始，先入孝恭太后宮。

【萬貴妃】憲廟時，萬貴妃專房異寵，首揆萬文康至通譜稱從子，而孝宗生母穆皇后紀氏，噤不敢自明，至六歲而左右言之，始得見父皇，命養於仁壽皇太后宮，萬貴妃恚甚，孝穆旋以暴薨報，未逾年而孝皇亦旋正東宮之位矣。以萬氏之專妒，遂令孝穆不全，而終不能有加於孝廟，則宗社之靈憑之也。萬氏豐豔有肌，每上出游，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，上每顧之，輒為色飛。其後成化二十三年撻一宮婢，怒極氣咽，痰湧不復蘇，急以訃聞。上不語久之，但長歎曰：「萬侍長去了，我亦將去矣。」於是悒悒無聊，日以不豫，至於上賓，情之所鍾，遂甘棄臣民不復顧。然婦人以纖柔為主，今萬氏反是而獲異眷，亦猶玉環之受寵於明皇也。晉傅咸云：「妹喜冠男子之冠，桀亡天下。」《晉書·五行志》謂男子履方頭，女履圓頭，至惠帝時，女履亦如男子，以為賈南風專妒之應。今萬氏女而男服，亦身應之矣。又武周垂拱二年，雍州新豐縣有山湧出，初僅六七尺，漸高三百尺，因命改新豐為慶山縣。江陵人俞文俊上書，謂太后女居男位，反易剛柔致然。成化十六年，福建長樂縣地中突起一阜，高三四尺，人畜踐之輒陷，尋又湧出一山，廣袤五丈，此見《雙槐歲抄》，以為男女易拉之象，蓋亦以屬萬氏之服妖云。唐武宗賢妃有盛寵，其貌與帝甚肖，每戎服從帝騎射，莫知其孰為至尊也。

萬氏以成化二年丙戌封貴妃，生皇長子，將百日而薨，未及命名。至妃之薨，則二十三年丁未，想其年必非少艾矣，而恩寵不衰，亦猶今上之專眷鄭貴妃幾三十年也。然萬氏戚里之封，僅得錦衣，秩雖漸進，不離本衛；今鄭氏亦然，並不敢援永樂之例以請文職，蓋兩朝之恩厚而有節如此。

【謝韓二公論選妃】弘治元年，太監郭鏞請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王館，以待上服闋，冊封二妃，廣衍儲嗣。左庶子謝遷諫止，謂六宮當備而三年未終，山陵未畢，諒陰猶痛，不宜遽及此事。焦必陽秉史筆，謂謝進此諛詞獻諂，以誤孝宗繼嗣之不廣；王弇州《考誤》中駁無云：「此必陽對筆。蓋陰刺中宮之擅夕，而譏謝公之從與。時上聖齡甫十九，中宮何以有擅夕之聲，即謝疏議甚正，焦乃小人無忌憚耳。」此說固不謬。然次年禮科右給事韓鼎又以皇嗣未廣為憂，上言：「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，以廣儲嗣，重大本也，今舍是弗圖乃信邪說，徒建設齊醮以徼福，不亦惑乎？」上感其言，優詔答之。至次月，鼎又上言：「臣有立大本之言，仰承溫詔，今幾五十日而聖斷杳然，伏望慎選良家以充六宮為宗廟長久計。」上曰：「立大本之言誠有理，但未宜遽行耳。」按，韓之疏，正與謝牴牾，但據韓疏細味之，則是時中宮已擅寵，專以祈禱為求嗣法，上雖是鼎言，終不別廣恩澤，蓋為后所制也，以故后自再舉蔚悼王后，孝宗更無他子，必陽之譏謝文正，誠屬無稽，然而謝之為聖孝計，韓之為宗祧慮，俱憂國讜言，未可偏廢也。至弘治三年，荆王見瀟，亦請上博選良家女以廣胤嗣，而上終不從。蓋中宮之擅夕，已著聞於宗藩矣。至弘治四年，吏部聽選監生丁獻者，又疏言：內庭妃嬪之選，上用諭德謝遷言而止，所以保護聖躬者至矣，今恐左右讒巧之人，或以皇儲未建為言，移上初意，乞慎終始始云云。是時去謝疏時已閱四歲，且上亦從無採擇之詔，其意不過迎合中宮，結歡張氏，為進用地也，然時武宗已在孕矣。

歷朝大行山陵後，凡生時嬪御已逝者，及他日亡者，俱得陪葬陵寢或近陵之金山，歲時侑食於本陵之享殿，供得標名沾祭。孝宗以前，孝陵在南京，高皇帝之葬，帝后以下祔葬者妃嬪共四十人；其在北葬天壽山者，如太宗長陵，則帝后以下有十六妃祔，仁宗獻陵則帝后以下有七妃祔，宣宗景陵帝后以下有八妃祔，以上三陵俱主上升遐時殉節從葬者。英宗裕陵帝后下有十八妃祔祭，憲宗茂陵帝后下有十四妃祔祭，其後武宗康陵則二妃祔祭，世宗永陵則妃三十人嬪二十六人祔祭，以上四朝，則先後薨逝，不祔先帝山陵，俱葬金山，唯孝宗止有孝康皇后寶山雙峙，即泰陵祭祀，更無一妃旁侍侑食，蓋上自青宮婚後，未幾登大位，無論魚貫承恩，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，以至於上仙，真千古所無之事。

【鄭旺妖言】當弘治末年，孝康皇后張氏擅寵，六宮俱不得進御，且自武宗生後，正位東宮，再舉蔚悼王，薨後更無支子，京師遂有浮言：「太子非真中宮出者。」時有武城尉軍余鄭旺，有女人高通政家進內，因結內侍劉山，宣言其女今名鄭金蓮，現在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宮中，實東宮生母也。孝宗聞之大怒，即殛劉山並鄭旺論斬，後遇赦得免。至正德二年十月，又布前言，同居人王璽擅入東安門，且云欲奏國母見幽之狀，武宗下之刑部，再讞再不服，久之始成獄正法。此案倡議甚怪，往年郭江夏行勸楚府時，馮開之先生為予言楚事，因及武宗亦曾被謗如楚宗所言，以此世宗尤迫恨張太后並及鶴齡、延齡兄弟，決欲族之。余謂不然，此謗實始於鄭旺，一時皆信之，傳入各藩。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逆，移檄遠近，中有「上以莒滅鄭、太祖皇帝不血食」之語，蓋

又因鄭旺之言而傳會之，以實昭聖太后之罪耳。

《治世餘聞》云：「鄭旺招素孺上人，有女選入內，近聞生有皇子，見在太後宮，每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往來，送時新瓜果入本宮，使人黃女兒遞進，回有衣服等物。旺因誇耀鄉人，稱為鄭皇親。已二三年，被緝事衙門訪獲，說者以為有所受。奉旨：劉林便決了，黃女兒送浣衣局，鄭氏已發落了，鄭旺且監著。時謂旨云「發落」意自可見，若果妖言，旺乃罪魁，不即加刑，何也？其案在刑部福建司，至弘治十八年五月，武宗登極大赦，閔尚書珪放出，蓋意亦有在。此當時目擊其事者所紀，較國史更確，其所謂有所受者，指孝康皇后也；旺罪魁不加刑者，指孝宗知旺之冤也；閔珪意有在者，謂孝宗為中宮所制，其意實不欲殺旺也。然則武宗果為鄭金蓮所出，而孝康攘為嫡子耶？抑更有他皇子也？至正德二年，則珪已罷去，屠助代為司寇矣，旺猶不平，復理前說，時孝康與武宗母子恩深，豈有更改之理？旺不死更何待哉？若金蓮者，則編修王贊教內侍書，於司禮監親見其紅氈裹送浣衣局，內臣皆起立迎入，待之異常，則旨中云發落者，止與黃女兒同耳，其後日處分，則不可考矣。

【頒行女訓】世宗以章聖太后所著《女訓》一卷示輔臣，其首即獻帝為之序，次即太后自序，為目十有二，已復以慈孝高皇后傳及仁孝皇后內訓同示，欲與《女訓》並刊行。輔臣張璠贊美，請上御制跋語於後，已奉旨允行矣。次輔桂萼復獻諫，謂《女訓》一書臣拜觀詳味，知天啟中興，聖賢繼出，胚胎於此矣，宜仿古胎教，妊子及月，將二南詩、古詩編成簡明說詞，選警婦十餘人以備輪直；凡中宮圖書花鳥寓目之物，尤當一一揀擇；又令兩京布政司、府、州、縣各修官女學，設廟奉先代女師之神，傍有廊，為習女工之所，中一堂為聽教之堂，選行義父老掌其事，每年十月開學，十二月止，其教矇瞽之人，以《女訓》一書教令講解背誦，量與俸給，提學官歲考閱之；又欲選大家有家法之人為媒氏，凡女七歲以上入學習《女訓》者，書其年月名籍，令之收掌，國有大嘉禮，按籍而取之，則太子必得聖女，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土行之女配矣。觀萼此疏，欲諛悅取寵而迂誕不經，令人齒冷。萼素以直名，何瀾倒至此也？次年之春，萼即以病去，尋卒於家。古人云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驗之此公，殆不其然。

近年重刊呂氏《閩範》，坤神宮鄭妃作序，擬其書仁孝后之《女誡》，章聖后之《女訓》，說者遂有僭逼之疑，致啟大獄，貽禍迄今未解，是時不知何人視草，不識忌諱乃爾。

【母后諡號】歷朝皇后諡號，例用十二字，諡中必有天聖二字，而以虛字別之，如高后之承天順聖是也。蓋以匹耦至尊，沒後仍存伉儷之體，後世皆仿此。至世宗朝，追諡章聖太后，乃曰安天誕聖獻皇后，是直以篤生嗣皇見之徽稱，而沒其敵體先帝之實矣，至同時加上高后諡，改承天順聖為成天育聖，則又但以生文皇見重，而助贊開天聖人，置不論矣。蓋其時世宗自謂應運中興，功同文皇之靖難，為萬世不祧張本，以故一時在事大臣，政府則李文康、夏文愍、顧文康，禮卿則嚴分宜，但知逢迎上意，容悅固位而已，宗廟大體，豈暇顧哉。

【世宗廢后】世宗自孝潔崩逝，甫逾月即冊立順妃張氏為后，事在嘉靖七年，至十二年之正月初六日，忽下詔廢為庶人。時首揆張永嘉新從居里起，再位首揆，亦不能力諍，而夏文愍為宗伯，最得上眷，寂不聞一言，即臺諫亦無一人出疏諫止，亦不以廢后罪狀告宗廟示天下，但云「不敬不遜侮肆不悛」而已，至今後學不解其故。王弇州於本朝事極博，獨於此事略之，前輩如鄭端簡、雷豐城，時俱已立朝，負史才，所著書並不記涯略。說者謂建昌侯張延齡坐罪當死，昭聖太后乞哀於廢后，後乘新正侍上宴，微及其事，上震怒，立褫冠服鞭撻之，斥譴以去。本月初八日，即下詔冊封德妃方氏為皇后，蓋聖心先定久矣。廢后事屬之建昌侯者，其說似為近之。延齡橫於孝宗朝，至殺無辜，污宮眷，如文臣李夢陽、內臣何文鼎輩所奏，真死有餘戮，至是大臣力請寬延齡，蓋恐昭聖因此不豫，致有他故，以故延齡在獄十餘年而後棄市，時昭聖已升遐不及見矣，此張永嘉、方南海諸公力也。然十七年章聖服藥，上疑昭聖為巫蠱欲行大事，非李文康以死捍詔旨，幾如唐宣宗之於郭太后矣。昭聖崩之次年，即有宮婢楊金英等謀弑大變，使昭聖尚在，難乎免矣。孝宗優假外戚，反貽後殃，所謂愛之適以害之。

張后以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薨，詔喪禮視憲宗廢后吳氏例。

【皇后祔廟之禮】宗廟大事，有以忠憤太過激成莫解之禍者，無如嘉靖初之議大禮，若微言至理，導人以不得不從者；無如成化初孝莊太后之議祔葬，夫葬嫡后於他所，誠為悖謬，當時彭時、商輅、姚夔諸大臣回天之力固偉矣，然禮卿姚文敏疏中云：「慈懿葬於左，皇太后萬年後葬於右，慈懿今日祔於廟，皇太后他日亦祔於廟同尊並列，毫無低昂。」其詞甚婉，故孝肅曲意勉從。又三十七年而為孝宗弘治之甲子，孝肅始崩，則洛陽、長沙、餘姚在閣矣，孝宗以本朝雖未有此事，然二后合葬為非禮，因玄宮先就，無可奈何，遂仍舊貫然，此後孝貞王后得與憲宗同穴，而孝穆紀后先亡，僅得祔葬，則孝宗恪遵古禮，嫡庶昭然，不敢逾尺寸，何其仁而斷耶。至於祔廟一事，劉健等尚祖姚夔舊說，引唐宋二后三后並尊舊事，以待上之自裁，而上乃曰：「祖宗以來唯一帝一后，今若並祔，乃從朕壞起，況孝穆為朕生母，尚祀於奉慈殿。」又有事須師古，末世鄙褻不足學之語，健等始稱誦贊決，而祔廟之議遂定，果止孝貞合葬茂陵，且與憲宗同入太廟，而孝穆祔葬別祀，於是一帝一后，永為後世法矣。其後世宗議大禮，非有孝宗故事在前，則孝惠節后亦必入祔太廟，與憲宗同享蒸嘗，而孝穆紀后見擯於外矣，孝宗之為孝，豈非千古一人哉。最後世宗先祔孝烈后，寧非桃仁宗而不恤者，亦以一帝一后成規已定，恐他日身所並食者，不為孝烈而為元配之孝潔，故預為之謀，其心苦矣，孰知聖子神孫，他日定當補救匡正，安肯違禮拂經、以成先帝之過舉耶？

【孝烈祔廟】孝烈既以擁護聖躬，大獲殊眷，其父安平伯方銳亦進封侯，二十六年孝烈崩，上欲升祔太廟，久之廷議不決，上自出睿斷，竟祔仁宗，祔孝烈神主於廟。時分宜當國，固不足言，而華亭新拜宗伯，亦僅一執奏，繼奉嚴旨，即唯諾從事矣。此事關宗廟最大，而廷臣無有以死諍者，此時去議大禮時已二十餘年，當時批鱗諸臣，死者無算，即倖存亦流落荒裔，朝士但羨張、桂諸人之驟貴，其貶竄者無一收召，遂不復能執古諫力爭，使聖主有此過舉，良可惋歎。至於孝烈梓宮，亦開上壽宮隧道納之玄宮，尤不愜人情。蓋先世賢主如南宋文帝之於袁后，唐太宗之於長孫后，亦以先亡歸陵寢，他日帝反祔葬焉。本朝唯孝陵、長陵母后先葬，此後累朝皆別葬他所，及上升遐始遷后祔葬，於典禮甚合，況孝潔為上元配，尚瘞襖兒哈，而孝烈為第三后，乃先居上壽宮，更覺失序。至隆慶初年，孝潔仍祔世宗室而孝烈神主遷置於奉先殿，補救折衷咸歸穆宗達孝云。

按，隆慶初元加孝烈諡號，有祗天畏聖字面，蓋亦著當時弭變之功也，然嘉靖三十五年，已從玄門法加孝烈為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元君，則先有輔聖之語矣。

【母后減諡】嘉靖十四年正月，武廟后莊肅夏氏崩，時張孚敬為首揆，議以夏后與他后不同，其諡號只可二字，多亦不過四字，蓋用景帝廢后汪氏貞惠安和四字故事也。時汪鉉亦助孚敬，謂只可二字，李后時謂可八字，唯禮卿夏言謂宜如故事，仍為十二字，都御史王廷相、吏部侍郎霍韜亦同夏言所議。上命定為八字。次年四月，上幸天壽山，坐行宮，召大臣曰：「莊肅之諡未安，仍宜循舊。」至九月乃進今諡，時孚敬已去位矣。世宗聖意，何曾菲薄夏后，乃永嘉素工揣摩，創為異議，其罪豈止逢君之惡！而汪鉉則又逢相之惡，時貴溪、南海皆以議禮驟貴，猶能持正不阿如此。今諡永嘉相業者，大抵多溢美，則江陵公秉史筆時，以聲氣相附，每追頌其功也。

【莊肅后喪禮】嘉靖十四年正月，武廟莊肅夏后崩，禮臣上儀注，擬上素冠服舉哀，及群臣行奉慰禮，上曰：「朕於皇兄後無服制，又迫聖母壽誕，朕當青服視事。」於是禮臣改請皇上服制既絕不必舉哀，臣下亦不必奉慰。越七日，即為章聖太后壽誕，上命百官不必赴衙門，但於私第盡制，蓋視群情也。輔臣孚敬等言：「聖母聖誕吉禮重大，宜吉服終日。」上始悅而許之，然數日前元旦，以憲廟恭妃初喪免文武百官慶賀矣，且莊肅於世宗為同堂從嫂，祖宗亦服總麻，乃上曰無服，禮臣亦曰服絕，不得其解。時貴溪長禮部。

【嘉靖兩后喪禮】世宗初年，以議大禮得伸志於興邸兩親，其後尊禮靡所不及，從此遂規定曲制，厚薄任情，其於喪禮最減殺者則昭聖太后，最隆重者則孝烈皇后而極矣。嘉靖二十年，昭聖崩，上諭禮部，昭聖雖稱伯母，朕事之敬慎，自十七年秋事，不得不自防愛以愛宗社，朕故不敢躬詣問安；今崩，朝夕奠祭令內侍官代行。蓋上意猶謂戊戌章聖之逝，皆昭聖肆毒，不止如始所疑潛

行巫蠱已也。至二十七年，孝烈后崩，上以壬寅內變，后有天功，命喪以元配禮，未逾月，即定陵名曰永陵，命先葬玄宮，則二祖以後所未有也。且元配孝潔尚別厝，而第三后先入陵寢，尤互古所無。至大祥遂欲祔廟，輔臣嵩請祔於皇妣之次，上怒，以為是爭考爭皇之故智，不許，至再期，竟祔仁宗而以孝烈先入廟，則古今創見。時上恚初議未即許祔，乃於忌日請祭疏中批旨云：「孝烈所配者入繼之君，又非六禮之始，忌日即不祭亦可。」部臣益惶懼將順恐后，至引本朝宣廟舍恭讓后而祔孝恭、憲廟舍吳后而祔孝真為比，以媚聖意，上始悅許之。時宗伯為徐華亭，豈不知恭讓后以病退別居，盡謝位號，吳后立甫一月廢斥遷宮，久不母儀天下，豈孝潔可比，乃曲筆詭詞至此，即得世宗愉快，寵眷一時，其如後世議者何！

先是，嘉靖七年孝潔陳后崩，靈輿赴山陵時，上命出左門，言官及禮臣再三請謂宜出正門，終不許。至孝烈梓宮當葬期，禮部儀注竟擬正門中道出，蓋已預揣上意矣。

景泰七年孝肅后崩，亦先入太廟，然而不祔祖宗，蓋廟室未滿也。

【母后先祔廟】世宗既追崇獻皇帝矣，至中葉，又納諛臣言祔獻皇於太廟稱宗，臣下畏禍，自侍郎唐胄之外，無復敢繼起者。上追忿往事，謂近代為不足法。及孝烈皇后崩，已先納梓宮於上所營壽宮矣，及小祥，遂下詔欲奉神主入祔太廟。時宗伯費文通依違未果，比釋服，則有徐文貞為禮卿，僅婉辭以為此聖子神孫之事，上遂大怒，而禮科都給事顏思忠復執部議以諫，內旨因他事杖一百為民，而孝烈入廟，仁宗祔矣。按，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崩，次月葬鍾山之陽，定其名曰孝陵，至太祖升遐合葬焉。蓋用唐太宗昭陵故事，是亦國初未定之制了也。至永樂五年，仁孝皇后崩，文皇聖意已不欲立封域於南方，故遲遲未葬，至七年幸北京，始得地於昌平縣，用江西術士廖均卿議，改封黃土山為天壽山，十年遷仁孝后梓宮北行安葬，因定陵名曰長陵，蓋三千里輻輳遠涉，無暫定他所之理，已非太祖時比矣。此後累朝不復遵此制，惟景泰七年廢后杭氏葬（即懷獻太祖母也）帝諡為孝肅皇后，先歸山陵，因祔太廟，此為古來僅見之事。蓋自未入廟，乃令宮闈先侍祖宗，於典制甚悖，而陳、王諸輔臣不能救正，識者非之。比英宗復辟，禮臣胡濙始以為言，上命遷後主於別室，時景帝遠豫未大漸也。未幾襄王瞻墀入朝，謁陵回奏稱：景陵明樓未建，而杭氏所葬明樓高聳，與長、獻二陵相等，乞毀之。上命如議。然而陵名固尚未立。又未幾，帝與后俱廢矣。世宗薄視累朝，動以二祖為法，以故臣下所建白無一轉圜，然祔廟一事肇自景帝，何足遵守，且尋遭廢斥，不祥之甚，惜當時無有以此密諷於上者。又孝烈之葬，先定名曰永陵，亦用二祖故事。方孝烈初崩逾月，順天府進春，例當並進，而中宮已虛，上命仍進几筵，府官用吉服從事，亦上所親定也。

葬孝烈時，上命居玄宮之左，而虛其右，以待元配孝潔合葬，未幾又命孝烈復葬右云。

世宗之命追眷故後，蓋用宋仁宗溫成后故事。后薨未久，會立春後閣已虛，詞臣不復進帖子詞，帝命仍進禹玉代歐陽公口占為詞，即所謂：「花似玉容長不老，只應春色勝人間」者是也。

【親蠶禮】世宗更定祀典，遂行皇后親蠶禮。當時俱咎夏真溪逢迎上意，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於郊，不可示後世。然夏說未可非也。《周禮》：天官內宰中春，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。；漢《禮儀志》：皇后祠先蠶以中牢，文帝、景帝、元帝俱詔皇后親蠶；魏黃初中依《周禮》置壇於北郊；晉與高齊俱置高壇，皇后親祭躬躬蠶，後周因之；隋置壇宮北三里，皇后以太牢祭；唐置壇在長安宮西苑中，貞觀、顯慶、先天、乾元間，皇后親蠶，皆先有事於先蠶壇，儀具《開元禮》；宋用高齊制，后親享先蠶，貴妃亞獻，昭儀終獻，其神則祠天駟星，次則黃帝元妃西陵氏、漢加苑蔬婦人寓氏公主，后又益以蠶女馬頭娘之屬，皆有所本；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，然農桑並舉，固帝王所重。

【李氏再貢女】嘉靖十四年十一月，詔選淑女，有河南延津人李拱宸獻其女，上以長至在邇，而女適至，大喜之。是月十九日慶成宴畢，即令東華門入，不必擇日，賜拱宸錦幣，宴於光祿寺，次年二月，即拜其女為敬嬪，拱宸為錦衣正千戶。至二十四年九月，拱宸之子應時，又以拱宸之次女為獻，禮部請日未報，至十一月始得旨，以冬至慶成宴自東華門入，賞賜供宴如其父。其事俱同昭陽二趙，但相距十年為異耳。

【聖母並尊】唐宋人主為妃嬪所出者，御極以後，尊后為太后而進所生母為皇太妃，雖恩禮無異而嫡庶尚分也，至後唐莊宗以嫡母為太妃，而以生母為太后，冠履倒置，蓋胡虜不學使然，真貽笑千古。我朝列帝非后出者，比臨御時多不並存，唯景帝初登極，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太后，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；憲宗初元則孝莊與孝肅並以天下養，於是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，貴妃周氏亦為皇太后，而無尊號以稍別等威，識者尚尤其過。直至隆慶六年，今上六月即位，甫六日而高郵鄭見逐，江陵奉上面諭欲並尊兩宮，且於生母皇貴妃更加二字徽號，蓋故反其詞以遏止閣臣，使不得執奏也。於是江陵與禮臣議兩宮並進為皇太后，而於嫡母陳加仁聖，生母李加慈聖，各二字徽號，而體貌俱無少別矣。時江陵公方欲內諂慈聖以為固權地，苟可異禮，何所不至，而議者責以不力諫，誤矣！歷朝以來，臣下嫡母在堂者，生母不得封，即生母沒亦不得丁憂，其自愛者不過給假治喪。今三母並封。登之令甲，而所生即媵婢亦得盡三年之哀，此固君父曠蕩之恩錫類所及，顧欲使人主自斲於所生，當亦非人臣所安也。

按新鄭逐時，內臣捧詔旨出，其首云：皇后懿旨、皇貴妃令旨、皇帝聖旨云云，是時已三宮並列矣。逾月始舉並尊聖母之典，又安能止勿行也。

【兩宮同在位久】今上嫡母曰仁聖皇太后，生母曰慈聖皇太后，當上御極之初即已並尊，如成化初年故事。但當時中宮錢氏進稱慈懿皇太后，而孝肅止崇為皇太后，尚有等差，不如今上同加尊號，情禮並申之為愉快。又錢后稱太后止五年，而仁聖享孝養者二十五年，且初登長樂時，與慈聖父母俱存，兩宮聖母尚修家人之敬，俾得通藉禁中，尤為互古未有之福。今慈聖遐齡正未可量，恐又非孝肅后所能企耳。

【今上篤厚中宮】自丙申兩宮災後，上移居毓德宮，既而又移啟祥宮。其宮本未央宮，興獻帝誕生此中，世廟以美名冠之，後改今名。自今上移蹕後，唯翊坤鄭貴妃及他寵嬪侍左右，中宮不復得時奉燕間。至庚子之冬，京師盛傳中宮久病，侍衛不過數人，其膳羞服御俱為主上裁減大半，抑鬱成疾，漸瀕危殆，都下貴賤長幼皆信之，蓋其時已傳旨修東宮次第冊立，未幾遂有此謗，疑上且頓抑中宮，使之不全，以為次子奪嫡之地。大小臣工俱憂駭莫敢發，時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新自家居補官至都，始露章力諫，其辭哀婉而危切。上大怒，下詔獄拷訊究問主使之。九卿臺省俱力救，不從，時首揆久謝病，次輔沈一貫以密揭婉解，次日忽下聖諭云：中宮乃聖母選擇元配，見今同居一宮，少有過失豈不優容，邇年稍稍悍戾不慈，朕每事教訓，務全婦道，中宮亦知改悟，何嘗有疾云云。輔臣回奏不報，一貫又上奏，謂：「今日之謗，十年前已鼎沸，故上前諭唯示首臣，不使一人得見，若以此諭外傳，外人必謂上果不利於中宮，則數年之謗本虛，而反以為實；上數年之旨本實，而反以為虛。天下藩府以至萬國四夷歲進表箋稱賀中宮，倘聞此語，尤為未便，其他語尤過激難堪。」上稍為霽威，且示以皇長子冊立稍遲之故，並寢所傳聖諭不下，德完雖廷杖削籍，亦得免於死。上重彝倫畏名義，即簡禮中宮，或亦一時拂意致然，忽聞中外浮言，諫臣伏闕，遂不勝愧悔。此後伉儷彌篤，恩禮有加，次年即特旨建儲，人心大定，去冬彌天疑謗，一旦冰釋。給事虞淵取日功真不世，而閣臣犯顏苦口甘犯天威，其善亦未可沒也。

【恭妃進封】本朝貴妃之加皇字也，自孝恭始也。孝恭既以誕元子進封，未幾，元良正位，即代讓後居尊，此雖先朝故事，非可為訓。迨今上連舉聖嗣，今東宮生母，初止封恭妃，而德妃鄭氏，乃特加皇貴妃，且皇第二子年止四歲，以故孫如法、姜應麟輩曾起力諫，亦懼他日有包藏禍心安援孝恭以希橫恩者。為慮雖遠，不知聖主乾衷，非臣下所能蠡測。其時姑假名號以慰翼坤，而長幼之序久已定矣，皇貴妃之體，鄰於正嫡。凡禁中大慶，奉請兩宮，則中宮奉侍仁聖，而翼坤奉侍慈聖，得並講姑媳之體，他貴嬪皆退避不敢望見，即今太子冊立以後，恭妃執禮猶謙，亦掖廷舊制使然。時臣下雖憤懣而不敢請，直至元孫誕生，上大需中外，恭加慈聖徽號至十二字，而恭妃進封為皇貴妃，錫以金冊金寶，自此禮儀體貌一視翊坤，並列左右，天下始快然無遺憾，而聖心至是大白，蓋主上於定名正分，究竟無爽云。

【郊寺保釐】今上專寵鄭貴妃，固累朝所少，因有疑福王懷奪宗之計者，不知上神斷素定，非昔庸王溺衽席者比，但侍婢左貂之徒未免妄測以冀非常，即稱調問不無逾僭。猶記向游效外一寺，亦敕建者，壯麗特甚，登殿禮佛，見供几上並列三位，中曰「當今皇帝萬歲景命」，左曰「坤寧宮萬歲景命」，右曰「翊坤宮萬歲景命」。翊坤則鄭妃所處宮也。余為吐舌駭汗，諷主僧易之，不知能從與否。此蓋彼宮位下大璫所為。時福邸之國已久，然不免並嫡之嫌矣，因思昔年王都諫德完一疏有功宗社不細。

【今上家法】今上眷鄭貴妃，幾於憲宗之萬貴妃矣，然禮遇雖隆，而防維則甚峻。有內臣史賓者，以善書能詩文知名於內廷，其人已貴顯，蟒玉侍御前久矣。一日文書房缺員，上偶指賓以為可補此缺。貴妃從旁力贊助之。上震怒答賓，逐之南京，貴妃戰栗待罪，久而始釋。史居南十餘年，始再召入。即外廷大臣如寧陵呂司寇撰《閨範》一書，貴妃作序重刻，其後呂為言官所糾，直指此事為交結宮闈，上下旨謂此書本係御賜，非出私獻，眾疑始稍解。蓋此書未必曾入御覽，即入覽亦必不命重發梓。聞上初見彈呂疏，聖意甚不懌，特以貴妃故，有投鼠之忌，姑云御賜，以杜眾口、塞浮謗耳。呂未幾即去位，累薦未召，蓋聖明英察，每多意外之妨如此。

【東宮妃號】萬曆丙午春三月，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，其生母為欽命選侍王氏，未有封號，命內閣及禮部擬議進呈。初擬皇太子嬪，不允，又擬皇太子夫人，亦不聖意，乃下聖諭，進封為才人，且賜閣、部《皇明典禮》各一部，書內皇太子正妃封妃，次皆拜才人，開載甚明，上命存留備考。時揆地為四明、歸德、山陰，而署部則侍郎李晉江也。諸公皆大儒，不宜疏陋至此，然《典禮》亦非僻書，館閣名公亦宜家置一帙，而待欽賜耶？按，漢太子宫中，自妃而下有良娣、有孺子，凡三等，晉惠帝在東宮，謝才人生子，適進拜淑媛，俱載在史，而此後蓋不勝紀。諸公何不詳考具奏，而以臆對，知不滿聖主一哂耳。孟蜀年號一事，宋藝祖所以重寶儀也。按乾德紀年，偽宋輔公柘已先稱之，而寶儀不及知，則亦未足為讀書宰相也。附記為諸公解嘲。

【王妃殉節】王辰年寧夏兵變，慶王新立，為賊所脅，屈節馴服不待言。憲王之正妃方氏者，繼冊甫一年即嫠居矣，逆賊哮承恩逼之欲行非禮，妃乃抱世子匿於土窖，哮賊怒，搜捕苛急，驚悸薨逝。管理府事鎮原王仲以其事上聞，上惻然傷之，差官慰問。未幾又報妃實以本年四月初一日守節自縊，上曰：「妃貞烈可嘉，宜加褒恤以風示天下，命禮部從厚議恤來言。」蓋妃之義不受污事狀必非偽，而死於穴處與死於雉經，終莫能明，朝議亦不深核，第遵明旨錫殊典而已。其後事平亦更無實錄，倘彼中將吏功罪亦貿貿如此，何以定誅賞耶？

【宮人姓名】本朝宮女，命名最不典雅，如世宗壬寅宮婢逆案，其名俱蓮、菊、蘭、荷之屬，與外間粗婢命名無異；然而出外則不然，只如遣出監公主駙馬府者，則聯其父之姓名，如趙甲則云趙甲女，錢乙則云錢乙女之類是也。偶閱宋周平園《雜記》，其為翰林學士時，淳熙三年，內中夫人誤傳鎖院，次日御批出：典字真筆吳庭慶降充紫霞帔，主管大內宮事，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，降兩字夫人。其名與朝士無異。

【文臣賜官婢】太祖賜右丞相汪廣洋死，時汪謫南海，已在舟中，使至之日，汪奉詔自經，有一妾從死。使者以聞，上訪其人，則故陳知縣之女，以罪謫為官婢。上怒曰：「凡沒官子女，例發功臣為奴，從無與文臣者。」因敕法司治罪，事在洪武十二年之十二月。其時上疑宰相胡惟庸與六部大臣共廣洋為奸，次年正月，惟庸即謀叛滅族，六卿或死或竄，無一留者，蓋官婢之重如此。至正德間，輔臣焦芳乃得欽賜土知府岑濬之妾，與乃子黃中聚麀，何耶？